



## 一 檀香扇

叶青有一把坠着粉红穗子的檀香扇，扇面精雕细琢，镂空着一幅淡雅山水画。初二(1)班的人都知道它是叶青的宝物，叶青把它藏在课桌深处，轻易不肯示人，偶尔拿出来把玩，也只是打开看看。即便天热得令小狗直喘，她也舍不得把它拿出来扇风。

叶青就是这样一个女孩，身上总有些怪怪的东西，让人既无法靠得太近，也无法抵挡她的神秘。

二(1)班的叶青就是那个头顶着齐肩的“清汤挂面”，不声不响，频频上台从校长手中领回奖状的女孩。这个女孩不喜欢说话，不喜欢弄出太大动静，轻轻地，怯怯地。



叶青的表姐娜娜曾经瞪着浑圆的大眼睛，挑衅地对她嚷嚷：“叶青，你是个十足的猫女人。”

娜娜比叶青早两年来到这个世界，总以看破红尘自居，在叶青面前风风火火做了十多年姐姐，两人的感情铁得都渗透到彼此骨髓里去了。有娜娜存在的天空，叶青习惯了当听众和观众。娜娜似色彩斑斓的油画，叶青欣赏她的丰富多彩。

十四岁的叶青初次被娜娜冠之为女人，她有点羞涩，有点恼怒，不过她对娜娜的疯狂习以为常。如果娜娜肯宁静如水，那她就不是娜娜了。

娜娜是叶青的骄傲，当然更是姨妈的骄傲。娜娜聪颖貌美，擅长交际，关键是娜娜书念得倍儿棒。车儿巷的人都知道娜娜是读名牌大学的料，那些拿孩子没办法的父母，经常拦住姨妈，向她请教，或者把咨询电话打到姨妈单位。姨父去美国这么多年，姨妈的日子不仅从没凋零，而且被十七岁的娜娜滋润得流光溢彩。

叶青有如此全面发展的姐姐，自然成熟得很早。从读书的第一天起，叶青就想考第一，将来读名牌大学。可偏偏叶青碰上大头李想，考试老比



叶青好那么一点点，蛮横地抢占了叶青的第一。

妈妈安慰叶青说：“他是第一，你不也是第一吗？你是女生第一嘛！”

娜娜理解叶青，她挥挥粗壮的手臂说：“叶青，你女生气太重，你要像我一样增强力量，有实力，才能抗衡那些野小子。”

叶青拿李想没办法，从小学到初中，她一直被她领先着。只有极少数几次，还是那种无名小测验，李想败在叶青手下过。叶青怀疑那小子是不是故意让她的。无论如何，李想在叶青眼里是无视不得的人物。

叶青读完初一的那个夏天，车儿巷的人都没有想到，娜娜跟大家开了一次过火的玩笑。这只骄傲的孔雀竟然会折翅中考。车儿巷的普通孩子都过了关，极富名望的娜娜不仅没有考上大家预料的南师附中，而且与普通高中也失之交臂，竟然被一家无名技校录取。

车儿巷的人诧异得都有些气愤，尤其是姨妈，红榜揭晓后仿佛是她自己考砸了，被打击得站不起来。叶青也表示愕然。娜娜却好端端地像个没事人似的。她躲在叶青的卧房里神气活现地



说：“我厌倦了做第一，我想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。生命是我自己的。我已经长大了。”

叶青像往常一样虔诚地听着娜娜口若悬河，却忍不住暗暗腹诽。她感觉出了娜娜话里乖张任性的成分，以及那乖张任性背后的稚嫩。

叶青不喜欢任性的人，爸爸就是因为任性才甩了她和妈妈。

但娜娜的任性却是掷地有声的。她不管姨妈的反对加哀求，不顾车儿巷的人带有轻视意味的诧异，特立独行。技校开学的通知一到，她就背起行囊踏上自己选择的旅程。叶青看着娜娜十六岁的背影，十分心疼。

娜娜旋风般地走后，车儿巷的人就传起了关于娜娜的流言。他们说娜娜初三早恋，对方是个小混混，娜娜近墨者黑，自甘堕落，是早恋最终让她荒废了学业。姨妈听不下去，写信去问娜娜。娜娜竟爽快承认。

娜娜上了技校，车儿巷的叶青就形单影只了。叶青背着淡紫色的书包，穿着淡紫色的连衣裙，白凉鞋踩在青石板路上，脚步声寂寞地响着。好在娜娜的信很快就眉飞色舞地来了。



尽管娜娜说她多么幸福，上天赐给她多么美好的爱情，可叶青还是费解，她怎么会爱上一个成绩糟糕的男孩，而且愿意为他从冠军席纵身坠落。

叶青觉得美好的爱情是让两颗心净化然后一起升华。娜娜的爱情怎么说都有些灰暗的殉葬味道。娜娜的信让叶青更加伤心。那把粉红的檀香扇就是娜娜随信邮来的礼物。

叶青拿起这把精致的檀香扇，摩挲半天，用蓝色圆珠笔在扇面上写道：

感时花溅泪

恨别鸟惊心

叶青喜欢这句诗，字字如泣，说的仿佛都是自己的心事。虽然叶青无法说清诗人究竟在惆怅什么，叶青还是把它挪用在这里。

叶青在这檀香扇上留了这句诗，这扇也就不再是拿来驱暑的工具了。

姨妈无可奈何地放飞了女儿，人懒散得像漏气的皮球，不大愿意跑到叶青家来了，电话倒是



经常打。叶青渐渐不太乐意接姨妈的电话，她感觉妈妈每接一次她的电话，就对自己的信心少一点。

叶青不怪妈妈，妈妈是个没自信的女人，爸爸的背信弃义使她对什么都没了把握。

妈妈不把她的担心碎碎地吐出来，只是堆积在眼底。她的眼神满含忧虑地幽深下去，动不动就冲叶青的背影发怔。

叶青在一天天地长大，她光洁柔亮的肌肤，她修长窈窕的脊背，她含羞隆起的胸脯——妈妈总说叶青的背影好看，像爸爸一样修长纤弱。可自从娜娜上了技校，妈妈再也不敢说这些了。

爸爸离开的时候叶青才十岁，妈妈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拥被哭泣。叶青从那时候起就发誓要好好学习，长大有所作为，来弥补妈妈的不幸。

河海中学地处城市中央，各种时尚无遮拦地冲击着校园。二(1)班的孩子有的烫染头发，有的穿耳洞戴耳环，即便不赶这些时髦，也要互相争奇斗艳一番。

叶青只穿那套洗得发白的校服，始终立在热闹之外。



初二很关键，校长一定也是这么想的。三个班配备的班主任都是实力最强的。叶青的班主任胡惠是三位能人中唯一的女将。听说她每年参加教师素质会考都是第一，名牌师大毕业，年纪轻轻的就已经带过三届毕业班了。

胡惠一上任就重排座位，这是新老老师的惯常做法。

想想坐同桌一年多的两个人，上课说话、考试交流多方便啊，怎么说也有一些革命感情。若是换了新搭档，感情还得从头培养，想犯错误也没那么肆无忌惮。

胡惠像是知道大家的心思一样，现在，每个人都换了新同桌。叶青的同桌是蔡明。小眼睛、小鼻子的她，像个精致的瓷娃娃。

蔡明很乐意和叶青坐同桌，她一坐下来就朝叶青明媚地笑。

叶青无所谓。事实上她跟同桌并没有多少交往，平时她言语不多，上课时又全力以赴，课间除了赶作业还喜欢忙里偷闲看小说，所以她难得跟同桌情深意长。

叶青觉得自己很寡味，不过她倒是能跟同桌



友好相处、善始善终。不像有的人，开始亲密无间，过两天又闹翻了天，小气兮兮的，叶青不喜欢。叶青只是希望同桌安静些。

李想坐在叶青前面。上课后，他发出一声干脆的“起立”，叶青才如梦初醒。

叶青接着发现，二(1)班的学习尖子集体密布在前三排。调皮大王周舟他们全部位移到最后，中间坐的当然是中间派了。

叶青感觉到了胡惠的厉害，也感觉到能量密集型地带特有的火药味。课间休息，前三排除了上厕所基本不动，更别说出去疯，而教室后面倒是一片狼藉。

那天，李想穿着一身新西装走进二(1)班，教室里一片哗然。周舟吹起很响的口哨，女生们大多掩嘴偷笑。大头的脸羞红了，只见他咧开嘴巴跟大家一起傻笑。

这种时候叶青会莫名地同情大头。

大头是叶青私下里送他的雅号，叶青从没喊出来过。河海中学的老师对待大头不同寻常，尤其是胡惠，她想把大头培养成河海中学的“拳头产品”。





这两天胡慧忙着写论文，将二(1)班全权交给大头。

大头当过多年班长，自身的纪律和作风的确可以成为大家的楷模，可叶青看不惯他坐在讲台上对大家虎视眈眈的样子，总有狐假虎威的感觉。

二(1)班的那帮调皮鬼更有挑衅的意思。

一瞅准机会，周舟便会冲大头砸粉笔头。大头受到偷袭，眼睛朝最后瞥过去，拼命在本子上记名字。

胡慧回来，少不了要教训周舟之流。周舟他们跟大头的矛盾渐渐激化了，逮着机会，他们就要让他出洋相，大头真成了冤大头。

在今天这种平常的日子，大头西装革履的确实有些搞笑。叶青没笑，她不愿意跟大头发生任何联系。叶青很早就喜欢自己的名字紧挨着李想。开始是因为不服气，后来进了初中，叶青更不喜欢老师“李想叶青”地喊。

叶青本身就不活跃。因为爸爸的缘故，她对男生天生没多少好感。只不过她自己知道，她对大头的反感尤甚。



叶青从不主动跟大头说话。大头傲气，也不大肯与叶青随意交谈，更谈不上交往。这状态不知不觉维持了多年，就好像是谁给他们制定的纪律，他们始终如一地遵守。在河海中学初中部，男女生之间关系空白，老师们也不奇怪，大家相安无事就好。

叶青在女生中间人缘挺好。跟男生她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叶青喜欢这种风平浪静的感觉。

这天中午，叶青回家简单地热了点饭，吃过匆匆回到教室。她一坐下来便抱着《茶花女》不放手。

二(1)班不许看这种课外小说，至少不许带到学校在自修时间看。然而，常常明文禁止的东西都有顽强的生命力。这种闲书在同学们中间经常传来传去并不稀奇，但也没人大张旗鼓地传，关系不铁的一般不传。蔡明偷偷传给叶青，叶青果然如获至宝。

叶青埋在课桌上，一直看到教室里人声嗡嗡地响起，蔡明拿胳膊捣她的手臂。叶青将书塞到桌肚深处。她看见教室里坐满了同学，大头穿着



那身笔挺的西装，弯腰在桌肚里翻找什么。

课桌前后的距离不是很宽敞，叶青和蔡明的桌子被大头拱得都要抬起来了。蔡明朝叶青眨巴眨巴眼睛，笑笑。叶青知道她的意思，女生们早就将二(1)班的男生品头论足过了。对于大头，她们一致认为他发福过早。

叶青发现大头真是够臃肿的。

这节是物理课，上课铃响过了，进来的却是班主任胡惠。大家正发愣，胡惠说：“自修吧，物理老师病了，下回补课。”

说完，胡惠甩着马尾就走了。

叶青还想过把《茶花女》瘾。只要再给她两节课，她就能全部看完。等胡惠走出门，叶青的手就伸到桌肚里摸小说。

叶青却摸上来一本包了书皮的课本。叶青感到奇怪，莫非是蔡明的？可蔡明的课本她见过，没包书皮。

书皮是粗硬的牛皮纸，虽然比较粗糙，但还算整洁。叶青奇怪地翻开它，只见扉页上用钢笔写着“李想”。

叶青的脸腾地红了，她像拿了只死老鼠，气



呼呼地将那本书朝讲台方向摔出去。哗啦一声，二(1)班陷入了片刻的惊愕中。

大头好像发现了什么，他朝后望望，起身去捡那本书。他那笨拙的样子让叶青更加生气。

蔡明捅捅叶青，努努嘴——地上一朵发黑的玫瑰，是从那本书里掉下来的。叶青像被迎头泼了盆脏水似的心里觉得恶心。她刚才太生气了，书翻也没翻就一把把它摔了出去。结果这朵意味复杂的玫瑰就成了众目睽睽之物。大头捡起了自己的书，从容地跨过那朵玫瑰，好像他压根没看到似的。

班上的人静默了片刻开始嗡嗡说话，夹杂着后面男生故意的咳嗽声。叶青的脸红得不能再红了，她在等待李想的反应，他应该站起来说点什么，而不是像局外人一样漠然坐着。

叶青奇怪大头为什么不气愤，这明摆着是有人造谣、陷害无辜。她不知道肇事者是谁，这其中的暧昧意味简直太过分了！

叶青把这股愤怒统统结算到李想头上，她讨厌他，讨厌极了。蔡明也不敢说什么，磨蹭了半天，给叶青递来一张纸条，写着“别理他们”！



进入初二以后，诸如此类的事情在班上也发生过不少。前一阵子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就有人写过“周舟马艳”，女生男生看到的人很多，怪叫的声音也很复杂。

马艳是他们班的文艺委员，人高马大，舞跳得好，曾经和周舟一起在元旦文艺晚会上表演过双人舞。男生们一直偷偷拿马艳跟周舟开玩笑。

马艳很清高。她撇着嘴说：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！”

周舟的父母都没正式工作，靠在弄堂里打杂过日子。马艳是富家千金，这句话绝对能将周舟一掌拍死。周舟自然不敢再有什么想法，而且觉得马艳是他的耻辱，好像提起马艳，就是在揭他家境卑微的底。

叶青一生气便把《茶花女》还给蔡明，拿出习题集迅速做起来。奇怪，做了四五道题目，她的心情就平定了。

叶青特别受不了别人的作弄，这跟她清高、自尊心强的性格有关，还可能是因为她的家境。

叶青有个清秀本分的妈妈，人也勤劳善良。爸爸是机关的一个科长。爸爸离开这个家时，家



里条件不算太差。后来，妈妈厂里的效益逐年下滑，眼看就要倒闭了，妈妈下岗只是早晚的事。

物质上的贫寒母女俩并不怕，这么多年，叶青最怕听到别人提爸爸。她特别不愿意串门做客。那种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温暖会灼伤她的内心。这是叶青始终不跟其他同学靠得太近的原因。

躺在被窝里，妈妈经常握着叶青冰凉的小手问：“想爸爸不？”

叶青镇定地说：“不。”

“平常有没有人欺负你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叶青在学校总是循规蹈矩，一副好好学习的模样，加上她成绩始终很好，老师们特喜欢这个乖巧的孩子。叶青在学校从没受过委屈，像今天这样憋屈还是第一回。叶青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不由得伤心起来。

叶青当然不会告诉妈妈。她想起了娜娜，可她生娜娜的气，她觉得娜娜太任性，没好好珍惜她自己，简直不负责任。

叶青一个人在小巷里走了好远好远，才发现大头那身刺眼的新西装在后面晃，他好像在跟踪她。



叶青像见了鬼似的，想都没想就拐进另一条巷子，她简直搞不懂大头他到底要干什么。

这一天真是世界末日。

叶青闷闷地回到家，妈妈却正式下岗了，以后每个月只能领到两百多块钱的补助。妈妈满脸憔悴。叶青放下书包，赶紧系上围裙准备做饭。妈妈看她这么懂事，马上跑过来一起择菜。

叶青不知道怎么安慰妈妈，妈妈却说反正下岗的人那么多呢，又不止她一个。叶青那晚在房间做功课做到很晚，妈妈也躲在厨房洗洗刷刷忙到深夜。第二天，叶青醒来，妈妈还在睡梦中。叶青轻手轻脚地出门，她在餐桌上留下一行字：天无绝人之路，妈妈，你还有我呢。

叶青安慰过妈妈，心情轻松了许多。她不想理那些无聊的人，她知道自己应该把精力都用到学习上，否则对不起妈妈。

李想跟踪叶青是想找个僻静的地方，跟叶青当面沟通。他想为今天的事道歉，顺便告诉她，他在全班同学面前保持缄默的原因。因为他是班长，当时又是自修课，关键是他和那些家伙之间的摩擦已经太频繁了，再激化下去自己真不像个



为人表率 的班长。他不是不愤怒，他只是希望周舟他们自己适可而止。

他要把这些告诉叶青。他相信叶青会懂的。

李想看见叶青决绝地甩了自己，心里很难过。他抓着手中的书包，愣了片刻，才扭头回家。

在机关工作的爸爸新调任组织部部长，在 大学教书的妈妈顺利考上了博士，今晚家里将有一个盛大的聚会。妈妈怕他放学太晚，一早就给他穿上了礼服。

李想是个随和的孩子，他对吃穿没什么要求；同学们取笑他，他也不往心里去。这么多年，在妈妈的影响下，他的注意力都在学习上。如果他在同学中间还留意谁的话，那就是叶青了。

李想觉得叶青很特别。她每次的考试成绩都紧挨着他，稍有疏忽就被她挤下阵来。这个女生外柔内刚的韧性让他刮目相看。

有时候，李想觉得自己的努力是被她逼的，或者说叶青一直刺激着他。假如他没遇到叶青，或许他也不会这么出色。

胡惠忙完了以后立马宣布进行摸底考试。老师对付学生最厉害的招数就是排考试名次。





二(1)班的气氛紧张起来,尤其是前三排,半分之差就得落后好几名,大家都在暗暗较劲。

叶青不再看小说了。前后左右的同学都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,她不甘落后。学习尖子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。叶青很注重运用小本子,每门课一本,将要点重点摘录下来,学习起来一本通,既省时间又省精力。

夏平喜欢题海战术,蔡明擅长死记硬背,关键时刻大家各显神通。前排的风范多少能带动和影响着重排,大家的心思都沉到各自的学习当中,这一周过得果然平静,连大头也没受到骚扰。

大头的威信只在考试前后彰显。成绩证明大头的实力照例第一,对他,二(1)班的人只剩下佩服。第二名不是叶青,却是新生力量夏平,叶青排到第三去了。这是叶青第一次被其他女生超越,叶青吃惊之余有点开心。她想,这样也好,免得自己太轻松了。

胡惠果然在班会上狠狠夸奖了夏平,她号召大家向“李想夏平”学习了,对于呈下滑趋势的叶青只是轻描淡写地说:“有的同学,原来不错的,这次退步了,要好好总结原因,吸取教训。”